

41
1
30

話字板史記

列傳

百廿三
百廿六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
 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
 殘闕褚先生補之
 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

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

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

宛國○索隱曰宛音宛又於表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

曰陳壽益部耆舊傳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
 云騫漢中成固人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



表

涼甘肅瓜洲等州本月氏國之地以其頭為

飲器章昭曰飲器捍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

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

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

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

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音羹乃募能使

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

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

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

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俱出隴西

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

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

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

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

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及漢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

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遣騫西也為發

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

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

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

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

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大月氏王已為胡

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

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

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地肥饒

○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

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

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

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

九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

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留歲餘

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也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

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有連接至葱嶺萬

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

金城與漢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

南山屬焉方牧羊人也南方蠻

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復為匈奴所得留歲

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

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

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

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

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

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

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

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

寶衆月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有城

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

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

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罫于寘徐廣曰漢

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打○采
國名也音扞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
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于寘之西則水
則拘彌與并采同是一名也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
大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
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
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
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
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
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九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
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
海經云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

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
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泐澤
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
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
在蒲類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
海東也正義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去長安可
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南接羌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
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膠匈奴

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

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

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貂畜牧水草故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

時羈屬康居也

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

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

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五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

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

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

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

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

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

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

如其王面王死輒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

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

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

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

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

音慢也包愷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

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其西則條枝北

從賓

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
韃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
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壁明月珠駭
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
珍恠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
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
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
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
精為礎島海中斯調洲上有木冬月往剥取
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
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
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
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
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

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
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
官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
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
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
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
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為獸
所食其膾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
鳴膾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
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
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
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嚮助之肉焦僥國其
人穴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
居也條枝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
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在安息西數
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天鳥卵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文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

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

大如人衆甚多徃徃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

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

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

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

者有崑崙之弱水鳴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

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

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老傳聞而未

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

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

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

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

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

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

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

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

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

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

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

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

餘里馮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

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

賈市及六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

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毘又

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

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

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

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

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

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

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

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其

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

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

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夢白

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

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

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

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

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

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

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未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

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謂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造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問曰：安。郎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布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

大水為正義曰大以騫度之正義曰大大夏去漢萬二

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

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

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

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

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

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

而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

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反犍

州南一數間使四道並出出驢出丹出徒徐

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徒音斯蜀郡有

徒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驢之地在戎

州西出邛犍正義曰犍蒲北反徒在嘉州邛

北也今邛州犍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犍服虔曰

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犍縣屬越犍音昨南越破後煞犍侯作犍都為沈

黎郡又有定猿縣○正義曰今成州及南武等州也符白菴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

方閉先聲及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昆明之

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

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

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

而蜀賈彝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

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

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

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

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

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噉與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百

縱不治道上，忿衙之。史記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衙，蜚亦飛字。

狼往乳之。

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子昆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

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

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

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

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

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

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
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二百人
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
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
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
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

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
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
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
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
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
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
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
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

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
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
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摠取羈屬昆
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
扞采及諸旁國烏孫教導譯送騫還騫與烏
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

本
鑿空開道

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
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
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
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
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
意以諭外國李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
奇曰質信也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

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

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

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

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云發易書以卜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

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

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

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

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

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

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

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

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

州越嵩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

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拍始昌呂越人等

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索隱曰初郡謂越巂岐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皆叛而併發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

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

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

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

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

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

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

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恠利害求使

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

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

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

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

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

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遞擊使西

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

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

促
任用反

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

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

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年王恢徐廣

日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

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卓昭

封浩侯門關在龍勒界○素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

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騁

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

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

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

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

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

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

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

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

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

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璣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

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

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恠物多
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
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
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
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
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

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
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
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
陶為酒富人截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
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
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

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
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
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
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
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
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
也者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

行

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
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

曰水名道從行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
○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
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
昌縣東東南去瓜洲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
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
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
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
所在由此數有死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
亡蓋藺魁魍魎也

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之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

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

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

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

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

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田蟬封為宛

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

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

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徐廣曰一本無

日蟬本下日蟬

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

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

還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

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

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

矣管灼曰易輕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

鄧光等赦囚徙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

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
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
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
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
作穴蓋以水
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
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
縣以衛邊也
或曰置二部部尉以備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曰音
譚張晏云

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
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
帝天漢四年發天下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
七科譚出朔方也

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
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
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
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
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
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政郁

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

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侯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乘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

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絡食其軍王申生去

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

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
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
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
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
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
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

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
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
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
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
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守吏為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
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又以適
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

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率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本無

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字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率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

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

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崑也○索隱

曰惡音鳥鳥於河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
至于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
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
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埶磧石出為中國河
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
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
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
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
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
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
書作所有放
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
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劫
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城

往往亭障

域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四
 大宛列傳第六十五
 大宛列傳第六十六
 大宛列傳第六十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八
 大宛列傳第六十九
 大宛列傳第七十
 大宛列傳第七十一
 大宛列傳第七十二
 大宛列傳第七十三
 大宛列傳第七十四
 大宛列傳第七十五
 大宛列傳第七十六
 大宛列傳第七十七
 大宛列傳第七十八
 大宛列傳第七十九
 大宛列傳第八十
 大宛列傳第八十一
 大宛列傳第八十二
 大宛列傳第八十三
 大宛列傳第八十四
 大宛列傳第八十五
 大宛列傳第八十六
 大宛列傳第八十七
 大宛列傳第八十八
 大宛列傳第八十九
 大宛列傳第九十
 大宛列傳第九十一
 大宛列傳第九十二
 大宛列傳第九十三
 大宛列傳第九十四
 大宛列傳第九十五
 大宛列傳第九十六
 大宛列傳第九十七
 大宛列傳第九十八
 大宛列傳第九十九
 大宛列傳第一百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一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二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三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四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五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六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七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八
 大宛列傳第一百零九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大宛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大宛列傳第一百二十

漢書列傳六十二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僿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蔽亂法俠盛犯

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

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

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

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閭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素隱曰行義不苟合音下孟反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

戶

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

絃歌也

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曰厭飽也於艷反

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

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索隱

音厄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

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

呂尚困於棘津

徐廣曰在廣州○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十七賣

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

夷吾極楛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

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

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

不以其故貶王跖躅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

此觀之竊鈎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

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入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

俠徑擬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

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

志而不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

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

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

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

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駟案韓子云趙

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擯

正義曰
并也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
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
天下索隱曰施
音以鼓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
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
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
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
扞即捍

也違扞當代之法
網謂犯法禁也

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
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
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
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
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
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

歆
不稱頭

史記卷六十四

四

徒

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

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徐廣曰音雖

義曰小牛○索隱曰鞦音古豆反案大牛當鞦專趨人之急甚已之

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

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

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

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

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

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

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

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多少年

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

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

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索隱曰閻音

閻案為郵都

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豪聞景帝聞之

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由梁韓無辟陽翟

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

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代

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

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

如邾反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素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

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

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

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

作姦索隱曰案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

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

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既已振人

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

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

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嚮

徐廣曰音子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
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
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
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罪遣使去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
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

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

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淳

日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止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

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

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

又音色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

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

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

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

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

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

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

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我去令雒陽豪居

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使用上用君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

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

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

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

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歲亡命者故喜事年

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

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

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

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

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軛人揚季
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揚掾頭由此
揚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
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
未嘗有騎已又殺揚季主揚季主家上書人
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
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
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
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

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於解解
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
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軛有儒生侍使者坐客
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

睚眦殺入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
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
衆教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
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
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
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
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雖為
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
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仇

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

名他羽字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

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大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

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

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

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

也既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

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官亦有之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

曰抗音苦浪反言其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

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

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即侍

中皆冠鷄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

隱曰許慎云鷄鷄鷲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中三蒼云鷄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傳脂粉索隱曰化閱籍

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

寵臣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

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

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入長者而趙同以星

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

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

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孝文帝

日黃頭郎○索隱曰濯音棹遲教反

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顧見其衣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帶後

穿覺而之漸臺索隱曰覺音教○正義曰括

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台

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

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

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

數。正義曰：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

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

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

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

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

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

鄧氏錢。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

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喞吮之。索隱曰：喞音任。

拾反，吮音仕，亮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

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

帝使喞癰，喞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

帝喞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

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

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

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

也。○索隱曰：案，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

以充贖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

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

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中無寵臣。然獨即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

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恐仁寵最過庸，不乃甚

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今天子

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建反。宦者

則李延年。韓王孫媽，曰如此非漢書曰韓媽，字王孫。

媽者，弓高侯孫也。徐廣曰：韓頹當。今上為

膠東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

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

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

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

江都王非有景帝也

步教曰嗛街恨也

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通未行。而先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媯。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嗛媯。徐廣曰。嗛讀與街同。漢書作街字。媯侍上出入求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媯。遂死。而案道侯韓說

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

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

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

之。及入永巷。而名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

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

善承意。弦歌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

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

將者曠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出

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

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抵外戚

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

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

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

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

傳粉承息。黃頭賜蜀。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

著自前論。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

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

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

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

字。稽音計也。以言諍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

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

秋以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

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若。髡反。

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

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

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

國且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

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

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操一豚蹄，酒

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

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籠。籠也。甌樓

謂高地狹小之區。得諸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

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
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
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
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
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
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

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

客髡希鞞鞞

徐廣曰希收衣襖也襖袷也鞞鞞音溝鞞曲也鞞音

其紀反又與跪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希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

侍酒於前

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

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率然相覩歡然道

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

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徐廣曰眙吐醜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

與臆同謂直視也。前有慎珥後有遺簪髡竊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

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日暮酒闌

合尊促坐男女同席覆鳥交錯杯盤狼籍堂

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

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

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

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

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

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

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

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

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

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
 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
 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
 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
 楨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
 曰楨頗綿反綈甲卒為穿墻老弱負王齊趙陪位
 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
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廟食太宰奉以萬戶之邑諸

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
 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
 六畜葬之以隴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亦說此
 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齋以薑棗索隱曰古者
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齋薦而木蘭祭以
桂與薑以灑諸上而贖之也糗糒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
端葬之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
 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

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
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
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
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即
遠有所之。通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
趙王。華屋之下。抵
掌而言。張載曰。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
談說之。容則也。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

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
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
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
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
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

賅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名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四百戶以功臣封二世而中唯寢丘不奪也。

朱子注

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御覽反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

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陞楫者得半相。
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
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
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
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
為漆耳。願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
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
楫者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
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
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
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姓郭名舍人厚籍云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

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

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

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

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

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

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

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

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

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

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

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

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

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

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譴譖之

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諸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先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

稽傳。叙優游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崩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

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

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

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

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徵官天下上事。

又闕下。凡所徵召。皆摠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

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

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

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

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

去。衣盡汗。數賜繒帛。擔揭而至。徒用所賜錢

東方朔傳漢書列傳

大羊精三輯文公讀
冠子乙者三減者二十二
有二字歐之忠詩謗
序三建減國乙國者漢主
乙者句也史記

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
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
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
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
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
即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
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
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

索隱

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沉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
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
官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
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
謂明設詞對之即下文蒼容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循先
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
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

修

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
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
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
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
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
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

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
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
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
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
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

大門戶師古曰言不得
所由入也曰謂被誅
戮喪其家室

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脩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

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

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縣西北後閤重櫟

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

狀似麋以聞武帝從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

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

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

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

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

所謂駟牙者也。索隱曰駟音鄒此朔以意自
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
等故謂之駟牙
猶駟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駟牙先見
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駟牙其後
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
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

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元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
青傳日子
夫之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
弟也而還斬首捕虜有功東歸詔賜金千斤將軍
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
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
傳云竊乘說
青而拜為將軍止事
東海都尉將軍止事東郭先生旁車言曰

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事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
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與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也玉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

之謗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開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彌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溥使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

獻鵠於齊皆略同而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事異殆相涉亂也

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人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

財倍鶴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

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率史王先生者

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請府掾

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

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

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

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

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

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

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

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

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

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

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

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入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

西門豹傳

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普為河伯

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俗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

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

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

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

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

治齋官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

音蹄厚
繒也

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
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
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_レ好女者恐
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逃遠亡以
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
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
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
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

註正義曰
亭三老

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
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
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
女十人_{弟子女}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
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
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媼為人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

以正

曰巫媪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
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
投一弟子何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媪
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
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
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
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臂側似也嚮河
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

似乍頃

曰巫媪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
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
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
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
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教民鑿十二渠引
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
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
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
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今為臣

以作

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
行西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
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吝知而不與是不
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
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
思魏賦云西門既其前史起隳其後也田皆
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
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
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
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
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

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
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
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
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
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
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
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
之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
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君

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按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由是觀之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統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此

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取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鳴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劉士與同

對其志

劉士與同 對其志

劉士與同 對其志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